



口述人：任相宏，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教授

采访人：本报记者 范佳

考古发现档案：

山东长清双乳山西汉济北王陵，入围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。王陵位于长清西南15公里处的双乳山顶部，墓葬共两座，均依山为陵，向下凿岩成穴。双乳山汉墓规模宏大，形制奇特，且未被盗掘，出土文物丰富，是继满城陵山汉墓、广州象岗山汉墓之后，我国汉代考古的又一重要发现，对汉代考古、历史等研究起到巨大推动作用。



玉覆面



椁内出土的玉枕、金饼



考古队员在现场工作

任相宏：采石场发现西汉济北王陵

采石场的五铢钱 透露年代信息

回想起二十多年前长清双乳山西汉济北王陵的发掘，那真是跌宕起伏，让人既焦虑又兴奋，可以说是百感交集。

1995年6月，我刚带队发掘完长清仙人台遗址不久。新上任的长清县文物局何局长联系我，说归德镇有个地方不知道是不是墓，有没有价值。省里市里都去过专家，但都没给出结论，无论如何请我去看一看。

我带着工具和两名技工就去了何局长所说的双乳山。这个地方在黄河东岸，村里百分之八九十都是石匠，双乳山被开采得非常厉害，专业人士一看就是个墓。因为墓口的封土都快取完了，现场有两段石壁，石壁中央依稀能看出来是一条通道，在石壁上方露出一段整齐的岩石墙壁，石壁上布满了凿子的凿痕。

看完现场，我便到村子里找了些老人，打听村民之前采石出过什么东西。果然有收获，一个村民说在采石场捡到过几枚铜钱，我一看是五铢钱。我们对钱币非常敏感，因为它的年代指向很明确。五铢钱是西汉元狩五年(公元前118年)开始做的，如果这些铜钱来自于这座古墓，那么这座陵墓就应该是西汉时期修建的。在西汉时期，下葬之时会进行祭祀活动，这些铜钱可能是祭祀时埋在封土中的，封土挖开后，铜钱也就暴露了出来。

当时从现场来看，墓口断断续续，我记得东南角和东北角露出来了。用工具探测推断，墓室应有24米见方，22米深，这相当于现在十层楼的高度，可见这座墓规模十分宏大。这么大规模的陵墓在石头之中开凿而成，必须拥有强大的人力、财力、物力，墓主人绝非常人，应该是王的级别。

我们还注意到，在不远处有个封山碑，大概是清末宣统年间的，上面刻的大体内容是说，这个山有灵气，只要动土动石头，村子就要出横祸，严禁采石动土。这个碑虽然年代很晚，但封山的行为应该是很早就流传下来的，我推测这个墓有可能没被盗过。我当即建议，马上停止采石行为，并赶紧拍照向上级文物部门汇报申请发掘。第二天，这里就封山了。

大家一看这么大的墓，还是王陵，又有封山碑，可能还没有被盗，兴奋点一下子被点燃了。经过逐级上报，这次发掘被文物部门批准了。何局长又多次找到我，请我带队发掘。我说我是教育系统，你是文化系统，我去不合适。而且我也有顾虑，不成功怎么办？这次不像仙人台遗址那么小，这个有二十多米深，难度可想而知。不过最后我还是接受了何局长的邀请。

五重棺椁规格 竟然没有玉衣

一开始，我一个人带着长清博物馆、文化所的十来位工作人员进行发掘，晚上一个人住在街道办事处。当地安排很周到，有后勤保障组、新闻报道组等，这给我的压力更大了，我特别想把这次发掘做好。

这么大规模墓，墓主人会是谁呢？《汉书》中记载，公元前178年，汉文帝把长清县这一带封为济北国的领地，我推测，这应该是济北王陵。但是济北国的哪个王还不好说，从五铢钱的年代来看，我们的关注点集中在刘胡和刘宽父子身上。刘胡的祖父刘长是刘邦的小儿子，曾被封为淮南王。文献中记载，刘胡做了五十多年王，而刘宽只做了十一年王就自杀了。一开始我们考虑十一年造这么大的墓穴非常困难，就推测可能是刘胡的墓，消息很快传开了。

但现实不见得是预想的那样。我们挖着挖着，在墓室和墓道相连的位置发现一个盗洞，我心里咯噔一下。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，在清理了二十天后，工作人员用推土机推着推着，突然告诉我：“任教授，墓到底了。用不了那么长时间，(发掘)明天就能结束。”我认为不可能，他让我过去敲一敲，看是空的还是实的，我过去一听，一点空的声音也没有，当时深度是五米。这和设想的墓葬形制不同，对我来说，这是比盗洞更大的一劫。我之前都说出去了，有二十多米深，突然就到底了。“白挖了，还挖什么刘胡的墓。”村民的风凉话让人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我认为自己的判断不会失误到这种地步，一心想了解清楚这个墓葬究竟是什么形制。那时候工地上开了灯光，挑灯夜战，我们又发现了人工迹象，我们沿着新发现的人工痕迹继续向下挖，最后确定，这还是个墓葬，只是规模缩小成了十米长。原来探测的有24米，怎么一下缩成了这样？我觉得很奇怪。

过了春节，山东大学的崔大庸老师也加入了进来。当我们挖到八米左右时，盗洞突然消失了，这太让人兴奋了！

从迹象来看，基本确定墓葬没有被盗，这个发现太重要了。后来，省文物局也加入了发掘工作，我担任执行领队。大家对这个墓的期待值又升到了顶峰。

当时考古界一般不认为这个墓是王陵。究竟墓主人是不是济北王呢？在靠近墓室的地方，我们在泥土中发现了骨头，把骨架清理出来后，发现是一匹马。在马的附近，又发现了马车的配件。马车上的配饰都是鎏金的青铜器，在铜绿下仍然闪着金光。最后我们一共挖出了五辆马车，从惯例看，只有诸侯王墓才用真车马殉葬。

我们把墓室挖开，经过清理，椁的痕迹比较清晰，外面一个，里面还有一个。两个椁之间空间比较大，里面放置了很多陪葬物品，许多青铜器被完好保留下来。

清理完椁后，我们开始清理棺，通过油漆的痕迹，来判断有几层棺木。我们发现，墓主人使用了套在一起的三层棺木。两重椁三重棺，正是汉代王入葬的规格。

这些迹象为王陵提供了依据，大家都期待出现玉衣，玉衣是汉代的皇帝或者诸侯王下葬时所穿的用玉片做的衣服。我们已经清理到接近尸骨了，果然发现了玉片，然而，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，只有玉覆面，是用十几块玉做成的像人脸的东西，除此之外，没有发现和它相连的其他玉片。竟然没有玉衣！这让大家非常失望。

刻有“王”字的金饼 没修完的王陵

在玉覆面下面，应该会有头骨，出乎意料的是，我们没有看到墓主人的头骨，而是直接挖出了玉枕头。这会不会是一个假墓呢？这个怀疑我们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，仔细观察后，还是能辨别出墓主人，不过他的骨骼早已朽成了粉末。

在玉覆面附近，泥土中又露出了黄色的东西，那是一块金饼。我们一共发现了近十斤黄金，一块块的大金饼就放在墓主人枕头底下，其中7枚刻有“王”字。

在玉枕的外侧，墓主人脖子位置的泥土中，还发现了玉石碎片，拼起来一看，很明显是玉剑璫。在汉代，玉剑璫是剑的装饰，象征着佩戴者很高的身份。按理说墓葬没被盗过，上面的人骨都朽成粉末了，不可能是压碎的，这似乎有某种暗示，我们的方向开始转向刘宽。

车马殉葬、五重棺椁等迹象都显示着墓主人的王的身份，但是又有那么多疑点，墓里没有玉衣，连证明王的身份的印章都没有找到。而且整个墓看起来，修得特别仓促，好像根本没有修完。靠近墓室部分的墓道两侧已经修建有明显的排水沟，可顺着往外墓道延伸的方向看，排水沟逐渐就没有了。更说不过去的是，在墓道的中部，有两段用碎石头垒起的矮墙，矮墙的中间，留出了一条通道，应该是修建在墓道上的门户，但看上去还不如农村的院子规范。

整个墓道的修建也非常粗糙，墓道本应该是一个开凿平整的斜坡。但那里的石头却坑坑洼洼，凹凸不平。墓的形制也比较奇特，和常规的单甲字不同，它是双甲字，外面的大“甲字”里套了一个小“甲字”。外面的“甲字”只到了地下五米的深度，似乎外面的轮廓没修到墓底，就被仓促收了进来。

而且建造墓穴时并没有用到一般王室采用的黄肠题凑。黄肠题凑是天子赏赐的一种葬制，在汉代王的墓葬中非常流行。它是设在棺椁外的一种木结构，用黄色的柏木心堆砌而成。但我在墓穴石壁上，发现了许多方形浅坑。我们当时对这种迹象也有争议，这么费力，做这些小块做什么？我推测这是象征黄肠题凑的意思。

这种种可疑迹象倒与刘宽的背景十分吻合。《汉书·济北王传》中记载：“子宽嗣。十二年，宽坐与父式王后光、姬孝儿奸，悖人伦，有祭祀祝诅上，有司请诛。上遣大鸿胪利召王，王以刃自刭死。”大意是，历史上有一位王，在他即位后的第十二年，和自己父亲的王后和爱妃乱伦，并且在祭祀时诅咒皇帝，皇帝派人抓他进京，王拔剑自刭而死。

一般来讲，帝和王即位后就开始修墓，这个墓只修了十一年，刘宽突然死亡，他的墓还没修好，就要急于入葬。我们见到刘宽尸骨都朽成粉末状，估计入葬时已经腐朽得不像样了。而墓主人颈下放置的两件有意破碎的玉剑璫，应该有特殊寓意，可能暗示刘宽拔剑自刭而死。

在这样高规格的墓葬中，却没有使用汉代诸侯王流行的玉衣，而且玉器数量少，这和墓的车马制度和棺椁制度是不统一的，该怎么解释呢？我们考虑，在汉代，玉还象征一个人的品德。当时刘宽在入葬时，现场可能有汉武帝派来的人监督。犯下这么多罪行的刘宽，是不能用大量象征美德的玉器来陪葬的。